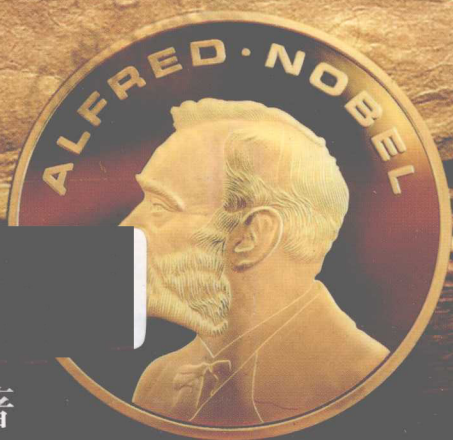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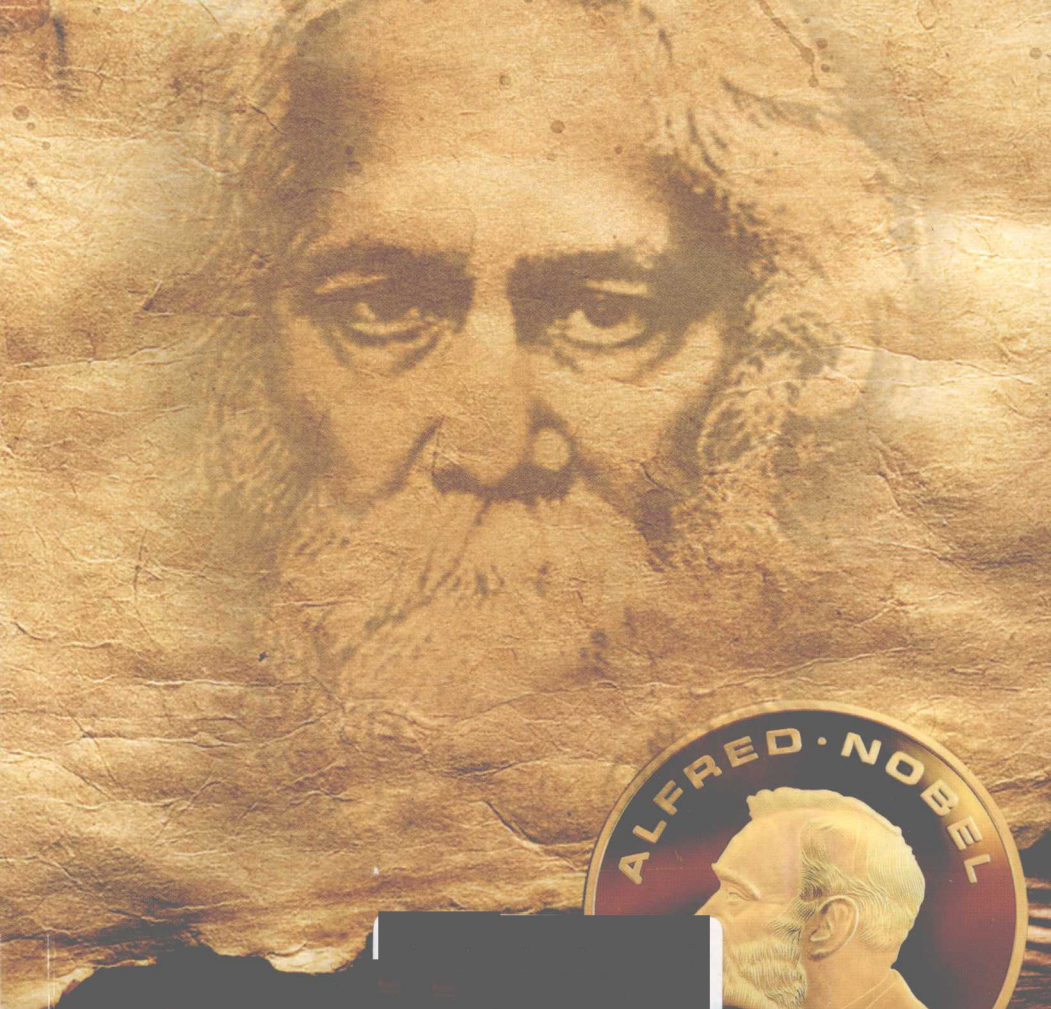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泰戈尔 著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和父亲一起 去旅行

目 录

我的回忆录	001
一 我的回忆	001
二 教育开始	002
三 里面与外面	005
四 仆役统治	014
五 师范学校	017
六 做诗	020
七 各种学问	021
八 我的第一次旅行	026
九 练习做诗	028
十 斯里干达先生	030
十一 我们的孟加拉文课结束了	032
十二 教授	034
十三 我的父亲	038
十四 和父亲一起旅行	044
十五 在喜马拉雅山上	053
十六 回家	058
十七 家庭学习	063
十八 我的家庭环境	067
十九 文字之交	073

孟加拉印象	159
导 言	159
一八八五年十月	160
一八八七年七月	160
一八八八年,谢丽达	161
一八九〇年,沙扎德普	162
一八九〇年,迦利格拉姆	163
一八九一年,迦利格拉姆	164
一八九一年一月,沙乍德普附近	165
一八九一年二月,沙乍德普	166
一八九一年二月,沙乍德普	168
一八九一年二月,在路上	169
一八九一年六月,居哈里	169
一八九一年六月,沙乍德普	170
一八九一年六月,沙乍德普	171
一八九一年六月,沙乍德普	173
一八九一年六月,沙乍德普	174
一八九一年七月,沙乍德普	174
一八九一年八月,回卡塔克的运河汽船上	176
一八九一年九月七日,蒂兰	177
一八九一年十月,谢丽达	178
一八九一年卡提克月(十月),谢丽达	179
一八九一年卡提克月(十月)三日,谢丽达	180
一八九二年一月九日,谢丽达	181
一八九二年四月七日,谢丽达	182
一八九二年五月二日,波尔普	183

一八九五年十月五日,库什提	228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谢丽达	229
成就人生	230
一 个体与宇宙的关系	230
二 灵魂意识	241
三 恶的问题	254
四 自我的问题	266
五 爱的实现	280
六 在行动中获得实现	295
七 美的实现	305
八 无限的实现	310

我的回忆录

一 我的回忆

我不知道是谁把画绘在记忆的本上；但无论他是谁，他所绘的是图画；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只是用他的画笔一五一十地把正发生的事描摹下来。他先经过理解再根据自己的喜好把它绘出来。他把很多大的东西画小了，也把很多小的东西画大了。他面无愧色地把幕前的东西放到幕后，或把后面的东西放到前面来。总而言之，他是在画画，而不是在书写历史。

如此，从生活的表面来看，种种事件过去了，也在人的内心里留下了一套图画。这二者相符合却不是同一件东西。

我们没有空闲去详查我们内心的画室。当中的一部分时常吸引我们的目光，但更大的一部分却总在无人看见的黑暗地带。为什么那永远忙碌的画者老在作画；他何时才能绘完；想在哪家画廊陈列他的画作——谁知道呢？

几年前，当我被问到有关我过去的生活时，我便有了去窥探这间画室的机会。我本以为在那里为我的传记选取一些材料，我便能满意。后来我才发现，我一打开画室的门，生活的记忆不是生活的历史，而是一个不知名的画者的原创。散播四周的五颜六色，不是外界光线的反射，而是出自画者自己的，来自他心中情感的激情喷发。因此画布上的记录可不像法庭上的证据那般言之凿凿。

还有幼时的古诗：“雨点滴滴下，潮水涨河上。”

我记得的第二件事，是我学校生活的开端。有一天我看见我六哥和比我大一点的外甥萨提亚，两人启程去上学，把我丢在家里，因为我年龄不够。我还从未坐过马车，也未曾出过家门。因而当萨提亚他们回到家，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着上学路上遇到的惊险故事时，我觉得我再也不能呆在家里了。我们的家庭老师试图以一句睿智的忠告再加一记响亮的耳光来驱散我的幻想：“你现在哭着闹着要进学堂，将来恐怕你更要哭着闹着离开那呢！”对于这位老师的名字、相貌、脾性什么的，我已没有任何记忆了。但对于他那分量极重的忠告和分量更重的手掌的印象，现在仍然还未消失。我这一生还从未听过比这更为真实的预言。

我的哭闹使我年龄不到就被送到东方学堂去了。至于在那儿学了些什么，我是毫无印象的。但学堂中的一种体罚方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上：只要有不能背诵功课的小孩，都会被罚站在长凳上，两臂平展，掌面向上，上叠几块石块。关于这种体罚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引导小孩对事物有更好的认识，这个问题可以留给心理学家去讨论。我就这样在极其年幼的时期开始了我的学校教育。

我最初接触文学是有其根源的，来自于什人当中流行的一些书籍。其中最主要的是译成孟加拉语的查纳克耶^①的经文和克里狄瓦斯的《罗摩衍那》^②。

那一天读《罗摩衍那》的画面，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① 为古天竺哲士，辅佐笈陀罗笈多(Chandragupta)建立印度有史可查的第一个统一王国——笈多王朝。西方学者多将其比为马基雅维里，实则查纳克耶不尚阴谋，而以王道自任，故东方学者誉之为“印度孔子”。其著作有《查纳克耶经》等行世，数千年来流传于五天竺，可谓家喻户晓，犹《论语》之于中国。

② 与《摩诃婆罗多》并列为印度两大史诗，在印度文学史上被称为最初的诗。作者传为蚁蛭，大约公元前三四世纪至公元二世纪之间成书。全书是诗体，用梵文写成，主要写罗摩与妻子悉多悲欢离合的故事。

巨大的恐惧还是紧攫住了我。我曾在《罗摩衍那》中读到，悉多因为走出了罗奇曼所画的圆圈而遭遇了可怕的灾难，因此我不敢怀疑眼前的这种可能性，只好一动不动地呆在那个地方。

在这屋子的窗台下有个水池，一道石头台阶直达水面；水池西头的院墙边有一棵参天榕树；南头还有一行椰子树。我在那个圆圈里转着，靠近窗台，透过拉下来的百叶窗，一整天像看画本似的不断凝望着下面水池四周的风景。从一大早开始，住在这附近的人就一个个地来水池沐浴了。我知道每个人在什么时候到来，也熟悉每个人独特的沐浴方式。有个人用手指头堵上耳朵，在水里泡上那么几下就走了。还有个人不敢整个身子下到水里，只把浸湿了的毛巾在头上拧几下便觉心满意足。再有个人小心地用两手飞快地划拨开水面上的脏物，而后在一阵突然而来的冲动之下，一头扎进水里。有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征兆地从台阶顶上一下跳到水里。还有人缓缓地、从台阶上一步步走进水里，嘴里还念着晨经。有的人总是急匆匆地一洗完就回家。还有人一点儿也不赶，悠闲地洗着，洗完又好好地擦拭一番，把湿的浴衣换下穿上干净的，再仔细地整理着腰边的褶子，然后在外屋的花园里绕上几个弯，采上几朵花，这才慢悠悠地回家去，浑身洋溢着因干净清爽而带来的愉快。沐浴一直要到晌午才告完毕。之后沐浴场因没有任何人影而归于沉静。在水池里只有一些徐徐晃水的鸭子还在寻找水蜗牛，或是整天不停地梳理着自己的羽毛。

寂静覆盖水面后，我整个的注意力就被榕树下的影子吸引住了。有几条从空而来的树根沿着树身爬下来，在树的底座绕成一个盘根错节的黑圈。仿佛对于这片神秘的区域，宇宙的法令还没有找到入口；仿佛从古老世界的梦幻乐园里逃出了天兵的看守，徘徊着进入现代的光明当中。我在那里都看了些什么人，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我无法用明确的语言表述出来。关于榕树我后来写道：

饰。只是等到他尝了知识树上的果子，进而充分吸收之后，对于家具和装饰的外在需求才得以不断增长。我们的内花园就是我的乐园；对我来说它就够了。我清晰地记得初秋的黎明，我一醒来就往那里跑。被露水打湿了的花草的香气迎面向我扑来。凉爽清新的阳光早晨，就从花园的东墙上头，从颤动着的椰子树的穗叶底下向我窥视。

在屋子的北边还有一片空地，我们至今仍叫它谷仓。这名字表明，在久远的过去，这地方是个用来储存全年粮食的场所。那时候，就像襁褓中的兄弟姐妹一样，城镇和乡村相似的地方随处可见。如今这种相似性已是难以找寻了。只要逮到机会，我就会把谷仓当成我假日的常去之地。要说我到那只是去玩是不太确切的——吸引我的是那个地方本身，而不是游玩。为什么这样说，我也不清楚。也许是因为这是块荒芜之地，又在一个人迹罕至的角落，这才对我有了魅力。它完全位于居住区域的外面，也没贴上有用的标签；并且，它不仅没有用处，也未曾装饰：没有人在这上面种过什么东西。毫无疑问，正是因为这些，才使这片荒芜之地难以拒绝一个小孩的自由驰骋的想像力。任何时候，只要我能找到一个逃离监护人看护的空隙，跑进这间谷仓里，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在度假了。

在我们的房子里还有一处地方是我始终未能找到的。一个和我一起玩的、年龄差不多的女孩称这地方叫“王宫”。“我刚去过那里。”她有时这样告诉我。但不知为何，那个她答应带我一同去“王宫”的吉利日子却一直没有到来。那一定是个美妙的地方，玩的东西和玩的游戏都是美妙的。在我看来，这个地方一定离我很近——也许就在第一层或是在第二层楼；唯一肯定的是永远到不了那。我不知道我曾问过我的同伴多少次：“你只须告诉我，这地方到底是在房子里面还是外面？”而她总是回答说：“不在外面，不在外面，就在这房子里头。”我于是坐下来想：“那么它会在哪里呢？难道这房子的哪一间我

会不清楚不成？”“王宫”的国王是谁，我从不介意去弄明白；但他的宫殿在哪，我仍然没有找到；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王宫”就在我们的房子里头。

今天，当我回顾童年的那些日子时，我一次次回想起：我总觉得生活和世界充满着一种神秘。我感到每一个地方都隐藏着这种神秘。每天，我心里产生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揭开这种神秘呢？我仿佛感到，大自然捏紧自己的拳头，微笑着问我们：“猜猜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想像不出还有什么东西是她所办不到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颗我在南边凉台的一角种下又每天浇水的番荔枝的种子。一想到这颗种子会长成大树，我便处于一种不安的热望当中。番荔枝种子现在仍在发芽，以前的那种热望已经没有了。过错不在番荔枝上，而在我的心里。

我们有一次从一位年长的堂兄的假山上偷了一些石头，自己也堆成一个小假山。种在假山缝隙里的草木因为我们过于殷勤的照顾，只是靠其植物的本能才得以苟延残喘，直至夭折。这座小山头带给我们无尽的欢乐和惊奇，非言语所能尽述。我们的这一作品对于大人们来说也是一件奇妙的东西，对此我们没有疑问。然而，当我们正想把这点寻求证实的那天，我们屋角的这座小假山，连同一切石头和草木都消失不见了。课堂地面上不宜堆假山这种知识，是如此突然而又粗暴地灌输给我们，我们不免感到极其震惊。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幻想和大人们的意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时，从地面上把石头的重压解除这事，就这样留在了我们的脑海里。

那个时候生活的脉搏是多么亲切的在我们面前跳动着！大地、河水、树叶和天空都在对我们说话，容不得我们不去理会它们。多少次我们怀着深深的遗憾，因为我们只看到大地的上层而对大地的下

层一无所知！我们所有的计划就是如何去探测大地的灰色外壳下面的一切。我们想，如果我们能够一竹竿接着一竹竿地鼓捣下去，兴许我们能有所触及它的最深处。

在马格月期间^①，外屋里埋下一排排用于搭灯架的木头柱子。马格月的第一天就开始在地底下挖掘洞穴以立柱子。准备过节对于小孩子来说总是很有兴致。但挖洞这样的事情却对我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尽管我年复一年地看着他们挖洞——看到洞口越挖越深，直至看不见里头的挖掘者，但是从来没有任何特别的发现，值得王子或者骑士什么的去探求——可每一次我都有一种神秘之箱已被掀盖的感觉。我觉得一年年的过去了，差的那一点点却总未完成。帘幕已启，却未推开。我想大人们当然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他们为何只满足于挖得那么浅呢？如果我们小孩子也可以做主的话，大地最深处的秘密就不会总是这样被闷闭在它的尘土外衣之下。

想到在蔚蓝的苍穹之后，四处都蛰伏着天空的神秘，这极大地刺激着我的想像。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孟加拉科学读本的首级读本，告诉我们天空这个蓝色的球状物并不是一个大盖子时，我们是多么的震惊啊！“把梯子一个一个地搭上去，”他说，“你一直往上爬，但你永远无法碰头。”我心想他怕是舍不得他的梯子吧。于是瓮声瓮气地追问道：“要是我们再搭上更多、更多、更多的梯子呢？”当我意识到再多的梯子也是白搭时，我不由得惊吓住了，怔怔得想着这个问题。最后，我断定这种令人极为震惊的事情只有世界上的老师们才会知道！

① 印历十月，相当于公历十二月至一月。

四 仆役统治

在印度历史上，奴隶王朝的统治时代是个不快乐的时代。回到我自己被仆人管教的那段历史当中，我也找不出在那段时期有什么让人光荣和快乐的事情。“国王”经常换来换去，但我们所遭受的限制和责罚却从未有过丝毫变化。然而我们那时没有机会从哲理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加以思索；我们的脊背只得极力忍受落在上面的击打：我们把它当成宇宙的律令加以接受。这律令便是“大的”打人，“小的”挨打。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知道与之相反的才是事实：“大的”受苦，“小的”才是使人受苦的根源。

猎物自然不会站在猎人的立场上去看待善与恶。正因如此，那警觉的鸟儿，在子弹射出前，向它的同伴发出警告的啼声，会被猎人视为恶毒。我们在挨打时，我们的嚎叫就会被打我们的仆人认为是不礼貌，进而被当成是对仆役统治的暴动。我不会忘记，为了有效地镇压这种暴动，我们的头曾被强行按入当时还在使用着的大水罐里。毫无疑问，这种嚎叫对于引起它的人是讨厌的，而且还可能招致不愉快的结果。

我现在有时想，为什么仆人们会给我们如此残酷的对待？我不承认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举止方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才招致他们把我们放在了人类仁慈的界限以外。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负担都压在了仆人们的身上，这种负担乃至对于最亲近的人也是一种不可承受之重。如果能认可，孩子就是孩子，让他们跑，让他们玩，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事情就不会那么复杂了。你总想把孩子关在家里，叫他们乖乖地呆着，或是禁止他们玩游戏，这样，无法解决的问题就产生了。于是孩子的负担，因其孩子气而轻松所致，就沉重地落在了监护人的身上——就像寓言故事里的马，由于不让它用自己

的脚走路而把它扛了起来。虽然为这个负担花钱请来了扛这匹马的人，可每走一步，也不能让他们从这可怜的畜生身上减轻一点负担。

对于我们童年时期的大多数“暴君”，我只记得他们的拳击掌打，其他的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仅有一个人物耸立在我的记忆里。

他的名字是艾思沃尔。他曾做过乡村教师，是个一本正经、循规蹈矩、沉着冷静、庄严高贵的人物。在他眼里，大地似乎显得太过于泥土气了，水也显得太少，以致不能使土地够得上干净，因此他得不断地与这惯常的尘土状态作战。他用闪电般的速度把水桶戳进水池里，以便能从没被污染的深处取水。他就是那个在水池里沐浴时，不停地把水面的肮脏物划拨开，然后猛然一头扎进水里，像是出其不意去逮水的人。走路时，他的胳膊甩出老远。在我们看来，仿佛他连自己也不肯相信自身衣服的洁净程度。他的整个行为举止都显示出这样的一种努力：清除一切因通过没有设防的道路而到达大地、水、空气和人身上的瑕疵。他的严肃深不可测。他头微偏着，用深沉的嗓音吞吐出精挑细选的语词。他的文学辞令成了大人们背后的笑料。他的一些夸张的语句在我们家的妙语如珠节目栏上占有永久的地位。但是我拿不准他所使用的表达方式在今天是否还能那样地好听，因为书面语和口语从前有如天地之别，而今已然接近。

这位往昔的老师找到了一种让我们晚上安静下来的方法。每天晚上他把我们召集起来团团围在一盏残破的蓖麻油灯下，向我们朗读着《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①。一些仆人也过来加入到我们听众当中。油灯把巨大的影子向上投射到屋梁上，小壁虎在墙上捉着虫子，蝙蝠在外面凉台上飞来飞去地跳着狂舞，我们则安静地张着嘴

^① 印度古代史诗。据说它是印度传说中的大圣人毗耶婆创作的，反映了古代印度各阶层的生活，被誉为印度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长达二十多万行，是《荷马史诗》的八倍。

我由此懂得,与内容相比,风格的掌握要容易得多。我毫不费力就从老师们的言行上学到了一切暴躁、性急、偏袒和不公正,他们教的其他东西,却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好在我不是那么有力量的,能在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身上发泄自己的残暴。尽管我的无生命的木头学生和“东方学堂”的学生存有差异,但也不妨碍我的心理能和“东方学堂”老师们的心理一致。

我在“东方学堂”呆的时间不长,因为后来我进师范学校的时候年纪仍然很小。我记得师范学校唯一的特色,便是在上课之前,所有的孩子都须在长廊上坐成一排,口里吟唱着歌曲。这显然是想在枯燥无味的课程里加入一些欢快成分。

可惜的是,歌词是英文的,曲调也是洋味的,我们压根儿不知道我们是在唱着什么咒语;而这种毫无意义的单调乏味的操练也不能使我们欢乐。但这并没有扰乱学校当局他们那种自以为是的自我满足:给我们提供这样一种难得的消遣。他们认为,深入检测这种恩赐的实际效果,未免多余;他们很可能认为,孩子们没有顺其所意地快乐起来是种罪过。不管怎样,他们很满足于使用所找的那些歌,连歌带曲都是从那本提供这理论的英文书上来的。

这些歌里的英文到了我们的口里会变成什么语言,只能留给语言学家去研究了,我只记得这样一行歌词:

Kallokeepullokeesingillmellalingmellalingmellallng.

想了半天我才猜到它的一部分原词。其中的那个 Kallokee 它原来的词形是什么,仍然让我迷惑不解。其他的我想是这样:

……fullofglee, singingmerrily, merrily, merrily!

当我对师范学校的回忆由模糊渐变清晰的时候，它一点儿也不甜蜜。我要是能和其他小孩交往的话，学习的痛苦兴许不至于那么让人难以忍受。但实际却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小孩在举止习惯上是那样令人讨厌。因此，在课间休息时，我常一个人跑到二楼上，整段时间都坐在窗口眺望着大街。我在心里数着：一年，二年，三年……也不知有多少年头要像这样度过。

在所有老师当中，我只记得一位。他的语言是那樣的肮脏下流，出于看不起他的原因，我一直拒绝回答他的任何问题。这样我整学年一声不吭地坐在他班上最后一排座位上，在其他同学都在忙着听讲时，我一个人呆在一边，想解决许多疑难问题。

我记得，在这些难题中，我曾深深地思考怎样才能不用兵器就能打败敌人。我至今还记得，在同学们背诵课文的一片哼哼声中，我怎样为这个问题而走神。如果我能训练出一批狗、老虎，还有其他什么凶猛的动物，在战场上排上那么几队，我想，这可以很好地作为鼓舞士气的前奏。然后再添上战士的勇猛，胜利是绝不会得不到的。这一简单而又奇妙的战略，在我的想像中越来越鲜明生动时，我方的胜利也得到了确信。

在工作进入我的生活之前，我总发现很容易找到成功的捷径；等到我工作以后，我才发觉难对付的还是难对付，困难的还是很困难。明白这点，当然让人不那么高兴；但这还不像努力去寻求捷径的不快那样糟糕。

在这个班级中的第一年终于过去了，我们用孟加拉语参加了瓦查斯帕蒂老师的考试。在所有的学生当中我得到了最高的分数。那位老师向学校当局控诉，说我在考试中受到了偏袒。于是，我又考了一次。这次学校管理者就坐在考官旁边，考下来，我还是得了个第一。

瘦、面容冰冷、声音尖锐。看上去他就像是一根棍子。他上课的时间是从早晨六点到上午九点半。跟着他，我们的阅读范围从孟加拉文的通俗文学、科普读物直到叙事诗《云使》^①。

我的三哥^②非常热衷于传授我们各种各样的知识。因此我们在家里学的比在学校里必学的科目还多。天刚破晓，我们便要起来，穿上腰布，跟一位盲人拳师学一两套拳。操练完毕，还没抖掉身上的灰尘，我们就得披上外褂，开始读文学、数学、地理和历史。放学回来，我们的图画和体操老师已在家里恭候多时了。晚上，阿戈尔先生来教我们英文。我们要到九点以后才能休息。

星期天的早晨，我们上毗湿纽的歌唱课。接着，几乎每个星期天，悉多纳特·杜塔来给我们上物理实验课。这门功课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还清楚地记得，当他把盛水的玻璃器皿里面加了锯末，放到火苗上，给我们看加热变轻了的水怎样往上走，冷水怎样往下，最后又怎样整个地开始沸腾的时候，我心中满是惊奇。当我得知水是牛奶的一部分，当牛奶被煮之后就会变浓，那是因为水会变成气体从牛奶中脱逸出去时，我那天也为此兴高采烈。星期天悉多纳特先生要是不来，就不像是一个星期天了。

星期天里，还有个把钟头会由一位坎贝尔医学院的学生来给我们讲解人体骨骼。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课堂里挂着一具用金属线连接起来的骷髅和骨殖。最后，还寻出一点时间让塔瓦拉纳先生来教我们死记硬背梵语语法。我不能确定到底是骨头的名字还是语法学家的“经文”更难发音，我想应该是后者要难得多吧。

① 迦梨陀婆的抒情长诗，写一个被贬谪到南方山中的夜叉，因思念妻子，特托北去的空中雨云带信。

② 教育作者和他的同伴的重担，落在了三哥海明德拉纳特的身上，他强调不能用英语，而要先用祖国语言孟加拉文教育儿童。

在我们的孟加拉文有了长足的进步之后,我们就开始学英语。阿戈尔先生,我们的英语老师,白天在医学院上大学,晚上就来教我们。

书本告诉我们,火的发现是人类的最大的发现之一。我可不想反驳这点。但是有件事老萦绕在我的心上:鸟类的孩子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它们的父母在傍晚不用点燃灯烛。它们的语言课一大早就开始了,并且你一定也看到了它们是多么热情地攻读自己的功课!再说,别忘了它们也无需学习英语!

这位医学院的大学生,也即我们的英语老师,其身体是如此之健康,即便他的三个学生心里热切地共同渴望他能不来,他也不缺席,哪怕一天。只有一次,他因头被打破了而不能起床。在医学院里的印度学生和英印混血儿学生打架时,一张椅子朝他扔了过来,击中了他。这个事件令人遗憾;我们却不把它看成个人的痛苦。在我们看来,他伤痛的恢复,也不必那般迅速呀。

到晚上了。大雨哗啦啦下着,喷水枪似的。我们的巷子里水深过膝。水池里的水位已满,溢出到花园里来了,可以看见贝尔树灌木似的树梢露在水面上。在这样一个令人愉快的雨夜,我们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一片狂喜之中,就像迦昙婆树^①散发出它的香穗一般。我们老师预定到来的时间已过了几分钟了,他还没出现。但是还不能肯定……我们坐在凉台上,远望着巷子里,可怜巴巴地注视着。忽然间,我们的心怦怦狂跳,似乎要昏厥过去,那把熟悉的黑伞,在这样的天气下,竟然不屈不挠地拐过巷角来了!不可能是别人吧?当然不可能是!在这个广袤的世界里,也许可以找到另外一个跟他一样执

① 意译“白花”,即昙花。产于印度之乔木,此树之叶发芽甚速,叶常不绝,故经年常青。雨季(约六月中旬)开花,有香气,花期至九月。花为球形,宛如圆球,白色而带淡黄绿。又印度教徒以此树为圣树。

还有一天，他带我们到医学院的解剖室里去。一具老妇人的尸体平展着放在桌子上。这个倒没有怎么吓着我。但是在地上横躺着一只被切断的人腿，却让我感到极不舒服。以一种支离破碎的方式去看一个人，在我看来，是那么可怕，那么荒唐，以至于过了许多天，我还摆脱不了那发黑的、呆板的腿的印象。

学完了帕瑞·萨尔卡尔的第一册和第二册的英文读本，我们就开始学麦克库劳奇的读本。一天终了，我们的身体已经极度疲倦，心里十分渴望到内屋里去。这本又黑又厚的读本，充满了难懂的字句，内容也极不吸引人。在那段时间里，萨拉斯瓦蒂^①母性的温情还不十分明显。那时候，孩子们的书本不像现在的那样，里面充满了图画。而是在每一课文的入口，都排列着一队音节分开的生字的哨兵，禁止通行的重音符号就像一把把瞄准的刺刀，阻挡了进入小孩心灵的通道。我曾不断地朝这密集的队伍进攻，但总攻不下。

我们的老师常常列举他的其他聪明弟子的成绩之好，以此来羞辱我们。我们当真感到相当羞愧，对提到的那些聪明的学生也不怀好感，但是这些也无助于驱散缠绕在那本黑色读本上的阴暗。

老天爷怜悯世人，他在一切沉闷的东西上都施加了催眠般的魔力。我们一上英文课，瞌睡虫就开始爬上头。往眼睛里洒点水，或到走廊上跑跑步，都只是权宜之计，没有多大的效果。如果碰巧我的大哥从这里走过，瞥见我们这种为瞌睡所苦的样子，我们这天晚上就不用再上课了。马上，我们的瞌睡就完全治好了。

① 萨拉斯瓦蒂是梵天的妻子，印度神话中司掌智慧、艺术与音乐的女神。在佛教中，她被称为辩才天。她的形象一般是身穿白衣，双手演奏维纳琴，一手持书，一手持佛珠，坐在莲花上，或者骑着一只象征着纯洁和思辨的白天鹅。